

《尼山萨满》的死亡叙事与善恶报应观

李佳琦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上海 201100)

摘要 《尼山萨满传》是尼山萨满传说满文影印、译注、口承版本的汇编。它以一位少年之死为核心,讲述尼山萨满寻阴招魂复活少年的故事。《尼山萨满》的死亡叙事展现了萨满文化在尊重自然常识的基础上,秉持着善恶有报以及真善美统一的朴素道德观,呈现出自然情感与道德观念的天然融合。在善恶报应观上,《尼山萨满》并非将因果链条与善恶报应直接简单地对应。少年之死、萨满丈夫永世不得投生后诬告萨满成功,以及尼山萨满本人的死亡,是对善恶因果报应原则的三次打破。而在三次死亡发生后,萨满为复活少年寻阴招魂、主动施法普济世人,以及民众为萨满请愿传承萨满文化,这表现得是人们对善恶因果报应原则的三次主动建构。

关键词 《尼山萨满》; 死亡叙事; 道德观

中图分类号: I2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7873(2023)02-0076-06

《尼山萨满传》是尼山萨满传说的满文影印、译注、口述近30个版本的汇编。^①尼山萨满传说在满族文化中影响深远,它的流传形式属于满族的说部(满语称乌勒本 ulabun)艺术,即传记之意。故事主要讲述的是年轻妇人萨满因感动于痛失爱子夫妇的恳求,到冥界寻阴招魂,历经千辛万苦成功复活少年。^②《尼山萨满》中的死亡叙事主要涉及三个人:年轻俊美的少年、尼山萨满逝世多年的丈夫、尼山萨满本人。在故事中,三者有各自的死亡原因:少年的死亡原因是意外;萨满的丈夫已经逝世多年,他要求尼山萨满带他重回阳间,最后失败;尼山萨满本人因被冤枉而处死。三种死亡方式在情节关联,以及叙事方式上表现出萨满文化对生命、情感、道德的朴素观念。三者的死亡蕴含的意义不甚相同,少年和丈夫的死亡凸显的是萨满死亡观中自然正当与因果报应的结合,^③而尼山萨满的死亡显示的是生命更高层次的道德价值,是一种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道德因果论,它广泛地存在于原始宗教和大众的现实生活中,既是一种基础的道德认知,又被视为一种基本的道德原则。也正因其广泛性,这一道德原则的有效性历来备受质疑。通过《尼山萨满》的死亡叙事,我们能够看到朴素道德观中积极主动的伦理心态,这是传统道德可以为现代社会提供的伦理智慧。

收稿日期: 2023-03-16

作者简介: 李佳琦(1993-),女,黑龙江伊春人,博士后,主要从事伦理学基础理论与中国现当代哲学研究。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项目编号: 2015MZD014)

① 出版作品是荆文礼与富育光汇编的《尼山萨满传》,分上下两册,由吉林人民出版社于2007年出版。

② “尼山萨满”是这一萨满传说的总称。在其他口述版本中也被称为音姜萨满、阴阳萨满、一新萨满、尼桑女等等,为保持统一,文中将使用“尼山萨满”作为主人公的称呼。

③ 在1961年莫斯科出版的影印本的译本《尼山萨满》(奇车山译)中,俄罗斯国西方大学满文教师德克登额直言这是一本讲因果报应的书。德克登额也对其中多巫术进行了批判,认为它尽是巫术左道,不可效仿。引自《尼山萨满》,参见《尼山萨满传》,第203页。

一、尼山萨满寻阴招魂的正当性: 自然合理与因果报应

《尼山萨满》的死亡叙事,开始于少年的意外死亡。在情节上,一对夫妇中年丧子,悲痛欲绝,受一位老人提醒去找萨满招魂。在丧子和老人的情节上,各个版本都会在设定上加强丧子的悲痛程度,并且通过情节表现夫妇的善良仁义,主要出现了三个方面的设定:一是夫妇通过祈祷求子^①;二是夫妇中年得子,老年丧子^②;三是夫妇曾有孩子但早年夭亡或因病逝世^③。在这些故事中,《一新萨满》设定了一对兄弟,其中,兄长寿命已尽,少年则是因为长得与兄长相像而被鬼头错收。尼山萨满提出招魂的条件,表示大限已至的人无法被招魂,错收的人可以被招魂。这表明萨满文化中的两种死亡观念,一种是寿命已至的自然死亡,另一种则是本不应该死去的情况。

对于这个情况虽然一些版本中没有明说,但是,都通过描述少年的优秀英俊来表现少年的死亡是一个“错误”,引人错愕,应该被挽回:

兄弟二人,从小聪明,长得眉清目秀,面貌相似,真是一对英俊人物。至七八岁的时候,就学习弓箭刀枪;到了十五岁,箭法已经很纯熟,百步之内百发百中。^{[1]33}

聪明过人,膂力超人。读书识字,骑马射箭,样样都行。^{[1]51}

在我五十岁生的聪慧的阿哥呀,手脚灵便的阿哥,长相俊美的阿哥,阿拉!^{[1]150}

这些唱词表现出生活中常见的想法与情感,我们不希望健康、旺盛的生命早早离世,这样的事情是不应该的,也是不公平的。一些版本为少年设定了良好的道德品格,公平就是指好人应该长寿,这是善恶报应原则所呈现的最基本的观念。所以,故事将少年的死亡原因设定为阎王的贪婪抢夺、鬼头的错收等等,以表达少年的死并不是顺其自然的寿命已尽,而是一个不符合善恶报应原则的错误:

凶狠的鲁呼台,你为什么把一朵小花摘掉?你为什么把刚学过日子的小孩偷来?你什么把长命百岁的人带进地府?^{[1]13}

你虽然没有偷来我的心爱之物,可把别人好好生活着的老实之人和无罪之人领来了,这可以吗?^{[1]155}

你虽然没有偷我家的什么东西,可是你把一个活波的、没有罪孽的、寿命不该终的孩子抓来行吗!^{[1]190}

在《尼姜萨满》中,萨满把夺走少年魂窍的东西称为“妖风”“恶鬼”。这些描述都在为尼山萨满帮助少年招魂提供合理性。这种合理性直接来源于人的情感直觉,而这种情感直觉或许源自于人类对幼小后代的保护和关爱。按照乔纳森·海特的道德基础理论,关爱基础的原初诱因是自己的孩子表现出来的痛苦、不快和需求,而那些能够激发原初诱因的当下物则被称为即时诱因。^[2]少年的死在激发其父母的悲痛情绪时,是一个原初诱因。但这个原初诱因又是一个即时诱因,他激发了非父母身份的他者的悲痛。人们的悲痛成为了一种集体情绪,这种集体性的悲痛激化为对阴间的悲愤,复活少年的行为被众人认可,招魂的行为获得正当性。

除此之外,尼山萨满招魂的正当性还源于丧子夫妇符合“善有善报”的原则,即夫妇二人的善良使他们的诉求得到了好的结果。在人物设定上,丧子的夫妇乐善好施,慷慨大方。在故事情节上,夫妇二善待受到驱赶的乞丐。乞丐在少年的葬礼上来到夫妇家,被仆人驱赶,但被夫妇善待,夫妇遂才得到乞丐老人的指引,获得关于尼山萨满的信息。这个情节正是自然因果与善恶报应的结合。尼山萨满招魂

① 《音姜萨满》《尼姜萨满》《阴阳萨满》《一新萨满》《尼赞萨满之书二》《尼山萨满招魂记》等。

② 《音姜萨满》《尼姜萨满》《阴阳萨满》《一新萨满》《尼顺萨满》《尼灿萨满》《尼海萨满》《光绪三十三年契约之书》《雅森萨满之书》《尼赞萨满之书二》《尼山萨满招魂记》等。

③ 《尼姜萨满》《尼桑萨满》《尼顺萨满》《尼灿萨满》《尼山萨满招魂记》等。

的合理性从自然正当和因果报应两个层面得到确证。

与少年之死相对映,作为反例出现的是尼山萨满丈夫的死亡叙事。尼山萨满的丈夫逝世多年,尼山萨满在阴间寻魂的过程中遇到丈夫的魂魄,丈夫要求尼山帮助他还阳。但尼山以丈夫的尸体早已腐烂无法还阳为由拒绝。丈夫恼怒要阻拦并伤害萨满,萨满则施法让丈夫永世不得投生。几乎在所有版本中,尼山萨满都是以尸体腐烂(“关节已断,血肉已干,骨架已碎”^{[1]16})无法还阳为由拒绝丈夫的要求。可见在萨满文化中,尸体的完好是招魂的前提条件。但丈夫并不理解尼山萨满,反而认为萨满不近人情、忘恩负义:

薄情负义的尼姜萨满,还认识我不?你能舍命来救外人,难道不想救活同你拜堂的畏根?快快施法,把我领回家夫妻团聚!……尼姜萨满,竖起你的耳朵听着,你过去待我不亲你清楚,如今你还不念夫妻情面救活我,我对你也该仇怨。翻开的大油锅滚冒着蓝烟金花,这是替你张罗的油棺材,你是自己跳下喀,还是让我抱你进喀?^{[1]16}

《音姜萨满》《尼姜萨满》等版本,都是丈夫在被萨满拒绝后扬言要将萨满投入油锅。在与丈夫对峙时,尼山萨满说出丈夫生前就贪杯无赖、不养妻娘,死后仍是不改前非,遂扔他进丰都城,永世沉沦黑泥河,再不能投生。这件事也为尼山萨满的死留下了因果的环节。在《尼姜萨满》《一新萨满》等版本中,丈夫在生前身后都皆非良善之人。例如,《一新萨满》中丈夫死后的真魂依然在阴阳河边打猎捕鱼,时常拦路劫财。按照善恶相报的原则,这些设定使得尼山萨满拒绝帮丈夫还阳在道德上是合情合理的。

前文中尼山萨满能为少年招魂有两方面因素,自然正当和朴素道德原则。在丈夫被拒绝还阳并永世不能投生这里,也是自然正当与因果报应两个层面的结合。在自然正当方面,丈夫逝世多年,尸体腐烂,无法招魂(魂魄无法安置)。在因果报应方面,丈夫为人不善、为非作歹,并且他的行为本身是在阻碍一件正当正义之事。

二、萨满之死的道德价值:因果报应的解构与建构

《尼山萨满》的死亡叙事中最具深意的是尼山萨满本人之死。并非所有版本都有这一情节,但这个情节对于萨满文化本身很重要。在《女丹萨满故事》中,皇帝听从挑拨使萨满含冤而死,为确证这件事,皇帝允诺,若萨满是蒙冤而死则让她永远随着佛满洲祭祀时受祭。这件事使得尼山萨满被认为是萨满的创始人。

前文提及,施法让丈夫永世不得投生为尼山萨满的死作下了因果的环节。在《音姜萨满》《尼姜萨满》等版本中,萨满的婆婆知晓萨满遇到丈夫却没有施救后,将其告至皇宫。萨满被处死,并被投入井中。关于其丈夫的因果环节还有另一说法,她的丈夫在尼山萨满回到人间并名声大振后,整日到阴间的伊热木汗和阳间的皇帝那里告状。他告状的理由是:尼山的丈夫按其逝世死亡多年,无法还阳虽然正常,但萨满却能够救活刚刚死去的人,这会导致世间的人多至放不下。皇帝就以妖言惑众为借口处死萨满,将其扔入井中。萨满抓住自己的头发使之露在地面上,露出了多少根头发,达斡尔就有了多少萨满,帮人们除病消灾。^{[1]70}在《泥灿萨满》中,萨满的结局与此相似。额真(满族家族组织的首领)知道尼山萨满的事迹后怕“天下的人搁不下”,就命人用石头压死了她。尼山萨满神衣上的彩条从石头下飞出,落在谁家谁就可以当萨满。^{[1]79}

在尼山萨满被处死的诸版本中,导致她死亡的因果环节(非因果报应)主要有两个:一个因果情节是尼山萨满寻阴招魂的能力本身,有的版本是皇帝怕将死之人都去找她还魂从而破坏世间秩序,也有招人嫉恨诬告,又有萨满使人口大增后人们生活难以为继等原因;另一个则是她的丈夫或婆婆因其拒绝帮助还阳而诬告萨满。在《尼荪萨玛》中,尼山萨满自始就知晓去招魂对她来说是一场诘难,但仍然选择了寻阴招魂以复活少年。在尼山萨满被处死的诸版本中,尼山萨满的死不是故事的结束,而是满

族萨满习俗的开始,萨满之死留下的是更多善行的散播。

在死亡叙事中,死亡的象征之意众多,抗争、验证、赎罪、超越、圣洁、绝望等都可以由死亡来表现。在尼山萨满之死的各版本中,尼山萨满的死表现了两重内涵:一是验证,二是普济。同一个版本中,一般兼具这两重内涵。许多著名的死亡叙事,如,苏格拉底之死、耶稣之死与尼山萨满之死看似相近,事实上存在本质区别。尼山萨满之死既不是为了坚守真理而主动赴死,也不是为了拯救世人主动献身。

在验证的涵义上,尼山萨满是在被处死后为了显示蒙冤受死而显现出某种验证。在故事情节上,尼山萨满不需要通过死亡表现自己行为的正确与价值。^①相反,尼山萨满之死在故事情节中是对善恶报应的一次解构:行善之人未得善果。但是,尼山萨满被处死后激发了民众的情绪:

尼姜萨满被含恨处死后,京师父老们夜夜都听到枯井里腰铃和手鼓的震耳响声。托里像流星打井里飞上飞下,闹得皇宫院内天天不消停。皇上坐不稳、立不安。众臣们跪求皇上开恩。尼姜萨满确系含冤而死,勤苦敬老,性好助人,应追功树碑。皇上准奏。^{[1]18}

尼山萨满的事迹和精神被世代讲述和延续,萨满文化得以传承。这是在因果报应被解构后,民众主动对善恶报应链条进行的建构,且民众和后世萨满的建构在更长久的因果链条上散布了更多更广的善行:

说来很奇,一夜间枯井隆起,天上飞来百鸟叼走了井里的神帽、腰铃和手鼓。大井转瞬间变成蜿蜒百里的千顶山。千顶山里还隐隐听到尼姜萨满的腰铃声和鼓声。都说,打那以后,满族敬萨满的风俗才代代留下来。^{[1]18}

在普济的涵义上,尼山萨满不是为了拯救众生而主动献身。前文叙述过,导致其被处死的因果环节,一是她招魂复活的能力本身被皇帝认为是祸患,二是她拒绝帮助丈夫还阳遭到丈夫和婆婆的嫉恨。尼山萨满被诬告而死,她的死本身不具有普度拯救之义。如果尼山萨满没有被处死,她依然能够继续在人间除病消灾,普济之义是萨满在死后作出的选择。也就是说,虽然死亡终止了萨满本人继续在人间为善,但她在死亡后依然选择实现自己能够为善的最大限度:

皇帝正好抓住这个借口,以谣言惑众,欺骗百姓为名,把她逮捕起来,用很粗的铁绳捆绑起来,然后扔进了九泉之下。据说,她往下沉的时候,抓住自己的头发往上拽,由于她的头发长,又加上她使了一下法术,她的头发就露在地面上,露出了多少根头发,达斡尔族就有了多少个萨满。正因为如此,达斡尔族的萨满至今未断根,还有很多萨满给人们除灾灭病呢!^{[1]70}

三、萨满文化的朴素道德观:善恶与因果之间的复杂性

总的来看,《尼山萨满》彰显的是善恶有报的道德观念。因为有着明确的冥界、魂魄、投胎等观念,所以,萨满文化的善恶有报不仅在阳间构成因果链条,善恶报应的重要体现是人死后的阴间审判。当然,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这些阴间善恶刑法记述中的一些内容,很多都是难以理解且不合情理的。比如,在阴间公堂审判时,弟子不敬师傅者被捆在柱子上,而妻子对丈夫强横却被处以凌迟。还有诸如一女嫁二男者身首被锯成两半,浪费粮食的人要用碾磨碾压等等。^{[2]436-437}这些审判在正当性与合理性上已然无法形构现代社会的善恶报应观念。从这些不合理的内容也可以看出,《尼山萨满》的传承不仅是要发挥戒恶扬善的作用,它还被希冀去维持传统的伦理秩序。

暂且不考虑时代局限性,只从这些阴间的善恶惩罚看,因果报应与善恶之间是简单的对应关系:为善会在死后阴间审判得善报,为恶会在审判时被惩罚。但通过《尼山萨满》三个主要的死亡叙事,能够看到在萨满文化中,善恶与因果之间的关系是比较复杂的,不能简单地以一句“善恶有报”直接理解其道德观。尤其在阳间的现实生活中,因果链条不是简单地直接对应:一方面现实世界更多地展现为因

① 这或许也是为什么并非所有版本都存在尼山萨满之死的情节。

果环节,而非因果报应;另一方面,因果的善恶报应需要人发挥主动性去建构因果善恶的链条。

在《尼山萨满》主要的三个死亡叙事中,善恶有报的因果链条打破过三次:

第一次被打破是少年之死。少年的父母在诸多版本的设定中都是乐善好施、为人宽厚,少年出生之后俊美聪慧,能力出众。但是,在个别版本中,正是少年的俊美聪慧成为了他被阎王看中的原因。除此之外,少年丧命的原因还有与寿命已至的兄弟长得相像。因为俊美聪慧丧命和因为长相相似丧命可以算作是合理的因果环节,但却不符合人们对因果报应的期许。

第二次是萨满丈夫还阳被拒后诬告萨满成功。在阴间的叙事中,丈夫的故事情节符合因果报应,他为人不善,阻拦萨满招魂,并且辱骂伤害萨满,遂得萨满施法被永世不得投生。但是,萨满丈夫和婆婆因嫉恨萨满,进而诬告萨满获得了成功,虽然作为因果环节成立,却也不符合因果报应原则。

第三次是尼山萨满之死。帮助少年招魂复活的尼山萨满被诬告和嫉恨,以石压、投井等非善终的方式被处死。对于萨满来说,如果她不显示招魂复活的能力,或者滥用招魂复活的能力(在其丈夫逝世时招魂复活),都有可能逃过被诬告致死。可以说,尼山萨满的死是对善恶报应原则的彻底打破,因为尼山萨满是故事中的主动行善者,正是她在做这一故事中最大的善,得到的却是最大的恶。她的死体现得是善恶报应原则最大的反差,这个反差表现出来的是这一原则与现实之间最强的张力。

可以看出,《尼山萨满》的死亡叙事首先表现得是因果环节而非善恶报应。因果环节与善恶报应在现实中可以是分离的状态,现实也的确如此地让人们明白这一点。但《尼山萨满》的目的并不是要打破因果报应观念,惩恶扬善依然是其朴素道德观的主题。在故事情节上,因果报应的三次打破对应的是三次主动建构,建构使因果链条变得更长,也表现了因果不是简单地与善恶报应直接对应:

少年之死打破因果报应以后,尼山萨满帮助其招魂复活,是第一次建构。尼山萨满寻阴招魂并非一施法就成功,整个过程历尽千辛万苦。且在个别版本中提到,尼山萨满知晓此次招魂对自己来说是诘难,但依然选择了帮助少年招魂。可以说,是尼山萨满的善良品性和主动有为建立起了新的因果链条。尼山萨满死后施法让人间拥有更多的萨满,帮助民众除病消灾,这是第二次建构。无论是在被投井后拽头发留发丝,还是被石压后将神衣的布条散落人间,这些都是尼山萨满主动为之。尼山萨满的善行既为自己延长了因果报应的链条,又增强了人间因果善恶报应的可能。尼山萨满死后,民众为萨满请愿是因果报应链条的第三次建构。因感动于尼山萨满的事迹,民众请求为萨满平反冤屈,这本身表现出来的就是众人将善恶因果作为一种信念坚守。所以,不是尼山萨满的死让大家相信或不再相信善恶有报,而是众人愿意去坚守善恶有报原则,积极去建构善恶因果链条。在《尼山萨满》的故事情节中清晰地呈现出,善恶因果报应不是自然法则而是道德原则,二者的区别就在于人的主动构建。

四、《尼山萨满》死亡叙事的伦理智慧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道德认知是最为基础简单但又备受质疑的道德规范,哲学家希望能够通过逻辑推演或形而上建构的方式论证其有效性。在现实的道德教化中,善恶报应原则主要是通过文学、说教等形式来实现其有效性。当今,人们的善恶报应观念往往呈现出两种维度的变化:一是时代维度,认为传统社会善恶报应原则的有效性高于现代社会,善恶报应原则在现代的道德教化中遭遇瓶颈;二是个体维度,随着人生阅历的丰富,经道德教化建立起来的善恶报应认知会被打破,从而失去有效性。事实上,这两个维度的观念都是需要加以反思的:以时代维度来说,如果善恶报应原则的有效性在传统社会高于现代社会,那么传统社会的道德水平应该高于现代社会,但实际上这是难以比较的,且因现代法律体系的发展,善恶报应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强制性的保证;以个体维度来说,如果随着年龄阅历的丰富和普通理性能力的增长,善恶报应原则会失去有效性,那么善恶报应的教化传承就难以为继。善恶因果报应的有效性并非直到现代才开始有人讨论,“好人没好报,祸害遗千年”自古以来就是人们对世间因果运行法则的质问。不过,即便一个人的善恶报应观念因其人生经历而遭遇打击,善恶报应

原则也并非就此彻底消失于个体心灵之中。这种被打击之后出现的悲愤痛苦的感觉,恰恰说明善恶报应原则在个体的心灵之中发挥着作用。

经验不能够完全被逻辑推证囊括,它总是存在着“莫名的部分”影响着人的生活实践。善恶报应原则同样如此,它来源于人们长久的生活经验,它有着经验中“莫名的部分”,对于其来说,能够哲学地逻辑推演是一回事,因其“莫名的部分”成为一种道德信仰是另一回事。^[3]这“另一回事”在道德教化中以神话、传说、故事的形式得以留存传承,至今仍然发挥着效用。《尼山萨满》通过死亡叙事来建构善恶因果原则,正否定了善恶报应原则在时代变迁与个体成长中,道德原则将丧失有效性的判断。它展现出原始宗教文化对善恶报应原则有着现实清醒的认识,并且主张个体对善恶因果报应原则的主动建构。

《尼山萨满》的死亡叙事展现的是萨满文化的朴素道德观念。少年的死和萨满丈夫永世不能投生,在叙事情节中,自然合理(常识合理与情感合理)与因果报应确保尼山萨满寻阴招魂的正当性。尼山萨满之死则是整个故事对朴素道德观最具反差的一次打破和重建。《尼山萨满》中三次主要的死亡叙事强调的是人要在因果报应的链条中主动为善、主动建构。虽然这并不能够完美地回应现实中人对善恶因果报应的怀疑,但是积极建构、延长因果报应的链条必然有益于加强因果报应原则的有效性。

参考文献:

- [1] 荆文礼. 富育光. 尼山萨满传 [M].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7.
- [2] 乔纳森·海特. 正义之心: 为什么人们总坚持“我对你错” [M]. 舒明月, 胡晓旭, 译.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4: 132.
- [3] 恩斯特·卡西尔. 人论: 人类文化哲学导引 [M]. 甘阳,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3: 121-122.

The Narrative of Death and the Retributive View of Good and Evil in Nishan Shaman

LI Jia-qi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1100, China)

Abstract: The Biography of Nishan Shaman is a compilation of Manchu photocopies, translations, and oral versions of the Nishan Shaman legend. It revolved around the death of a young man and told the story of a Nishan shaman searching for the hell, summoning souls, and resurrecting him. The death narrative of “Nishan Shaman” showcased the shaman culture, based on respecting natural knowledge, adhering to the simple moral concept of retribution for good and evil, as well as the unity of truth, goodness, and beauty, presenting a natural fusion of natural emotions and moral concepts. In terms of the concept of good and evil retribution, “Nishan Shaman” did not simply correspond the causal chain with good and evil retribution. The death of a young man, the false accusation of a shaman’s success after his husband was never allowed to reincarnate, and the death of the Nishan shaman themselves were three breakthroughs in the principle of retribution for good and evil. But the story did not end here. After three deaths, the shaman searched for souls for the resurrected youth, actively cast spells to help the world, and the people petitioned for the shaman to inherit shaman culture. This reflected the three active constructions of the principle of retribution for good and evil.

Key words: Nishan Shaman; death narrative; morality